

百岁风霜

徐浩亮



前排左一为沈知影

半年前，我轻轻叩开一扇陌生的家门，遇见一位陌生的百岁老人。他就是新昌县的离休干部沈知影。

在目光与目光相碰触的那一刻，在我内心的一支火苗就此点燃。老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写满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

素昧平生，却一见如故。老人娓娓道来，如话家常。

我举起了这支已点燃的火苗，努力让这些故事闪亮起来，鲜活起来。

进步少年

沈知影出生在新昌县大市聚。这个小镇位于新昌的东部，方圆十里零星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，人口较密集，土地肥沃。集市形成较早，商业气氛较浓，沈家的恒兴商行，已经开了多年。

沈知影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沈章甫正用心经营着恒兴商行。

10岁那年开春，在父亲的陪同下，沈知影跨进梁氏宗祠的大门，在这里上学读书。

很快，他学会了做账，经常做父亲的帮手。

第三年，知新高级小学（简称知新高小）秋季招生，沈知影榜上有名，他在知新高小度过了两年令人终生难忘的、幸福的读书时光。

知新高小是一所全新的学校，开设的课程有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音乐、体育、劳技、书法、美术等。早在1917年，革命先驱梁柏台曾经求学于此，并于此立下“以身许国”凌云壮志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日寇入侵中华大地，知新高小的老师，就开始向学生宣讲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“中国领土，不允侵犯”“热血男儿，志在四方”“投笔从戎，保家卫国”等思想，还不时进行抗日宣传。

学校里两位音乐老师时常带着学生唱抗战歌曲，少年沈知影很快就学会了《游击队之歌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松花江上》等歌曲，并沿街传唱，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。晚年的沈老，依然记得那些旋律，时不时会哼上几句。

追求光明

据史料记载，日寇对新昌县的暴行始于1940年。1940年至1941年间，日机44架次，轰炸新昌，县城一半成为废墟，造成“新昌剩只角”的惨状。最为严重的是1941年4月18日至5月20日，日寇战机入侵新昌，先后在县城、拔茅、西山等地投弹。

1942年5月17日（农历四月初三），是新昌县大市聚镇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，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，是最痛苦的一天；对沈知影来说，是没齿难忘、刻骨铭心的一天。

他在手稿中这样写道：“5月17日那天，日军窜到大市聚镇，先是抢掠商店，然后是放火烧房屋。”

“镇上唯一的机器碾米厂被捣毁，街头两旁几十家商店、商铺、作坊里的粮食和值钱的财物洗劫一空，连鸡、鸭都不放过，然后将房屋烧毁，以掩盖其掠夺抢掠的罪证。”

如果说，学生时代是沈知影革命思想和抗战意识的萌芽，那么，当他亲眼看见了日寇的凶残暴行之后，沈知影已彻底被唤醒，革命的火苗已被点燃。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沈知影的心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愿望，如同火山要爆发一般：我决不做“亡国奴”，决不苟且偷生，我要参加革命，拿起枪杆子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

大火，整整烧了半天，从下街烧到上街，从中街烧到横街，百余间商铺和周边的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。那天夜里，沈家的煤油灯一直亮着。沈家和知新高小的房屋，因一道高高的石墙，幸免遭遇火灾。

沈知影看到一些同学朋友已无家可归，统统把他们请到家吃饭，并在他家过夜。沈知影与这些年轻人惺惺相惜，互相安慰，彻夜长谈，个个义愤填膺，发誓要报仇雪恨，要去抗战。

沈章甫毕竟是一个商人，相当精明，家里建有一个地窖，非常隐蔽。他把钱财和一些贵重的货物、食物都藏在窖里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沈家成了“避难所”，也成了宣传抗战思想的阵地。不少进步青年聚集在沈家，一个个成为沈知影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为后来与沈知影一起上四明山、投身革命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奔向四明

沈知影要去参加革命，要去抗日，要去四明山，也不是突发奇想。

距离大市聚不足一百公里的四明山上，有一支抗日武装——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，百姓们早有耳闻，并且互相传颂，新昌县内不少热血青年已赶往四明山，参加了抗日队伍。

当时，大市聚区已成地下党，袁志平担任组织委员。袁志平是大市聚镇（下街头）人，是沈知影知新学校的学长，读完高小后就参加了革命，加入了共产党。

袁志平经常到沈家串门，唠喝茶，聊聊天，有时还会在恒兴商行里卖些东西。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沈知影全身的鲜血就要沸腾起来了。

沈家一共4个孩子，大儿子沈知影，上四明山后成为一名地下革命战士；小儿子沈建仁年满18岁后入伍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；大女儿沈梅芹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
上四明山，实在非同小可，绝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当时，在遭遇日军几番空炸之后，新昌已经沦陷。日军不仅侵占了县城，并且在拔茅、西山、曹洲以及嵊州的黄泽、三界等地设立了据点，对往来行人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，一旦发现可疑者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或关押、审讯、用刑，或干脆枪毙。

在袁志平的动员下，4月，大市聚镇共有12名青年要去四明山。他早已上报了组织，并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妥善安排。为安全起见，分两批走。

袁志平分别通知了沈知影等6名青年，于4月24日下午2点，在沈家恒兴商行后厅集合。他还临时绘制了一张路线图，要求每个人把一个地名死死地牢记在心里。最后，决定第二天早晨5点启程。

那天午后，母亲吕桂芝早早地在准备晚餐了。晚餐相当丰盛，都是沈知影特别喜欢的菜肴。沈章甫还邀请袁志平和其他几位小伙子留下来，一起吃晚餐。袁志平却说，各自回家吃饭吧，让大家好好与家人告别。

天蒙蒙亮，6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在父母双亲的目送下，踏上了去四明山的征程。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此去路途艰辛，充满坎坷，但是他们显得非常乐观，斗志昂扬，激情燃烧，有一种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气概。

根据袁志平设定的路线，为绕开敌人的关卡，他们不走大路，而是走小路；不走水路，而走山路。也就是说，不经过拔茅、县城，再往三界、百官方向行走，而是经铁顶山、藕岸，过兰溪、金庭，再翻越黄泽大山，赶往四明山。

秘密战线

四明山，素有“第二庐山”之称，景色秀丽，人文荟萃。历代骚人墨客纷至沓来，吟山咏水，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
四明山是一座文化名山，更是一个革命圣地，因其红色革命根据地而驰名中外。这里曾是浙东浙南游击队三五支队的主战场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自从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挺进四明山，周边县市众多有志青年不约而同地赶来投身革命，沈知影就是其中一个。

沈知影在四明山的时间不足2个月。在这50多天的时间里，沈知影受到了关于“革命”知识深刻的教育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“革命意志”磨炼。

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培训学习和军事训练，沈知影的成绩不错，拥有了成为游击队员的基本素质，他完全可以留下来，做一名光荣的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的战士，像其他战士那样，穿梭丛林，英勇歼敌。

可是，组织意愿要求沈知影返回大市聚镇，以恒兴商行为据点，以采购销售农副产品为掩护，去宣传党的政

策、传播抗日思想、动员更多的青年加入四明山三五支队。

经过培训学习后的沈知影，与两个月前的自己，已判若两人，尤其是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，已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。他认识到，革命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，抗日的途径也可以多种多样。到前线、上战场是抗日，在敌后、发动群众也是抗日。

后来，沈知影曾这样说：“去的时候，我可是打算要与小鬼子好好厮杀一番的，这回被告知要做地下工作，不禁有些失望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这也是在为革命服务，而且确实我的家庭背景更适合这份工作，于是也就释怀了。”

1943年下半年，沈知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也正式转入地下工作。新昌东区地下党组织委员、大市聚支部书记俞伯才，交给沈知影的工作任务，一是向群众宣传党的宗旨、革命目的，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；二是负责联系芦溪支部和梁高支部；三是负责联络员，随时传递信件、纸条。

而这些工作只能通过“地下”秘密地进行。幸好，沈知影也许是得益于家里从小经商的缘故，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。

沈知影非常适合这份地下工作，在家可以以恒兴商行作为掩护，出门可以收购货物为幌子。

联络员这项工作其实是挺危险的，如果是带个口信、捎个话，关系不是很大；如果是纸条、信件、重要文件，一旦被敌人搜到，那是难逃一劫的。

当沈知影接到送信任务时，他总是做得非常谨慎，把纸条捏成一小块，放在麻袋的最底端，挑着麻袋，捏着杆秤，戴上草帽，穿上草鞋，以收购茶叶、烟叶作掩护，把信件纸条一一送出去。

“心虚啊，别说遇上人啦，就是路边狗一叫，我的心都怦怦跳，就怕被敌人发现了。”据沈知影回忆，有一次，他要将一份信函交给王群同志，途经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哨，必须有良民证才可通行。沈知影灵机一动，赶到拔茅的一家表兄那里，借来良民证才完成任务。

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，除了俞伯才、袁志平等几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沈知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包括他的父母。父母确实不知道他是共产党，沈知影必须严守这个秘密，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。他前后发展俞怡平、吕觉明、章士强等7人入党，同时介绍10多名进步青年、同学、亲戚上四明山参加革命。

为了更好地完成各项地下工作，经组织同意，他决定将自己“沈建新”的名字改为“沈知影”。“知”，含有知识、知道的意思，要知道自己怎样做事；“影”，即影子，要做党的影子，党走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；“影”与“隐”谐音，又有隐蔽、隐藏的意思。

黎明前夜

1945年5月，大市聚区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告密，遭到破坏，沈知影被列入通缉名单之中，他不得不逃离了老家，去别处避过风头。

沈知影回忆那段往事时，这样说道：“当时参加革命，危险是非常危险的，一旦叛徒出卖，遭到通缉，只有逃。”



位于四明山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。视觉中国供图

出逃在外，度日如年。沈知影能够经受生活中的苦难，他内心的痛楚却着实难以忍受，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的家人和战友是否安全无恙。

再过了几天，他悄悄地返回家中。可是，谁知他早已被暗哨盯上，被捕入狱。

说是被关进监狱，其实不是监狱，那时大市聚区并没有监狱。沈知影等人被关押在大市聚区伪政府公馆内，人数不多的国民党官兵就驻扎那里。有几间审讯室、关押室。刑具不是皮鞭，就是棍棒。

被抓捕到这里的人，往往要吃尽苦头，轻则拳打脚踢，重则棒打鞭抽，如果身份有共产党重大嫌疑，那就非被打得半死不可；如果招供承认，那就可以随时枪毙。

在那个年代，平常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艰辛，牢狱生活有多悲苦，是难以想象的。沈知影在那里受尽了折磨，但他还是挺过来了。

面对敌人的蛊惑引诱、辱骂毒打，沈知影不低头、不畏惧、不妥协，不能说的话不说，不该签的字不签，他的嘴唇是坚的，他的脊梁是直的，他的骨头是硬的，他的意志是刚强的。

沈知影回忆说：“在两次审讯中，我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和组织秘密，也无损害党的言行。”

沈知影被抓后，父亲心急如焚，便买通牢头，送去衣被饭食，同时想尽办法，到处托人，才把沈知影保释出来。

出来以后，他又投入到了战斗。在解放战争期间，身为共产党员的沈知影主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斗争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夕阳丹心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知影加入了新昌县委组织的农村工作队，主要任务是组建农村合作社，恢复农业生产。不久，沈知影被安排到新昌县公安局工作，担任侦察干事兼文书。1952年10月调任粮食系统任黄泽粮管所所长，1955年3月提拔任新昌粮食局购销股（兼人事）股长、党组成员。

1957年3月，沈知影蒙冤被开除公职，遣回老家大市聚村接受劳动改造。沈知影依然勤恳工作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他初心不改，坚信党和政府总会还他清白。

1979年5月，沈知影得到平反，恢复工作，组织安排他回粮食系统工作。1986年4月，中共新昌县委决定恢复沈知影的干部身份，并办理了离休手续。

1994年8月27日，中共新昌县委组织批准同意恢复沈知影党籍，党龄从1944年12月算起。

一路走来特别值得沈老感激的是他的妻子（同事）俞亚云同志对他的信任和一生的付出，几十年牺牲自己的美好前途不离不弃陪伴他熬过艰难的沉沦岁月，养育儿女成人成才。

晚年的沈老生活幸福，子女孝顺、政府关怀。今年100岁的他，身体健朗，精神矍铄，耳不背，眼不花，口齿也清晰，每天读报看新闻，还一直做着捐款希望工程、帮助困难群众等社会公益。日常生活起居由保姆照顾，女儿们经常回去看他。小女儿和小女婿离得最近，他俩一个中医、一个西医，关心有加，小女儿还一年四季给老爸配中药做成丸子调理身体，六七年来没有住过医院，这也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吧。

沈老好比《西游记》中的人参果，不能囫囵吞枣，而应细嚼慢咽；沈老好比一坛陈年好酒，不能一干而尽，而要一口口品尝，才能品出味儿来；沈老好比一首经典古诗，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这就是沈知影先生的百年人生缩影。

【感谢：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黄志益的支持和指导】

履处留痕

太湖二记

徐世尧

溇港

那是很古老的年代，太湖周围的沼泽滩涂上，你们蹲成了一群大小不一的水洼泥坑。终日与泥鳅螃蟹鱼虾为伍，与弥漫无涯的菰草野苇伴眠，与小萤火虫亲切聊天。

这就是溇港的雏形吗？从原始社会到新石器时代，再到春秋战国，狂风暴雨，山崩海啸，太湖平原时而成为汪洋，时而变为滩涂。我们的先民穿着用树叶菰草扎成的箬笠蓑衣，赤着双脚，握着石斧石锄，简陋的铁水农具，在泥泞浅岸上日夜劳作、呼号、争斗，掘通一洼洼泥坑水潭。挖通、连接一处处污沟水渠，把河水引流低处，引向太湖，引向长江，引向东海。

呵，溇港，你们就是这块土地上的血管与经脉吗？先民一代接一代地疏浚梳理，走过秦汉三国六朝，走到唐代宋朝，连通一条条横塘纵浦，筑成了完整的水利工程，著名的漕运系统、桑基鱼塘。官府设置的巡检司、撩浅军，保障了太湖溇港的延续管理，溇港区域成了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核心，沃野良田，岁多丰稔。

“大白诸沈安，罗大新泾溇”，太湖沿岸有七十二溇港，智慧的先民把它们编成了朗朗上口地名歌谣，而且有长兴、吴兴、吴江的多个版本，这才是水灵灵的溇港文化呵。

呵，溇港，或许你是世界上最窄小的河道，曾经那么渺小，地理书上找不到你的名号。而你肩负使命穿越千年，至今保存完好，仍在发挥不可替代的功用。2016年，太湖溇港成功申遗，随之被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，连同她的村庄，连同她的古桥。

荻塘

荻塘，浙江、江苏两个省的文物保护单位，是湖州通往东方大都市的水陆航道，而水路被誉为长湖申运河的黄金水道。

白天，载重数百上千吨的驳轮，似一

古街之变奏

方刚

逶迤绵长的浙江第一长度县城古街——松阳明清古街，街道南部的末端部分就是远近闻名的青田码道。何以在松阳的地域里，会冒出以数公里之外的青田来命名的地名，而且码道是个明显带着航运痕迹的字眼，有多少八方游客旅行至此大感不解……

荡清时节，青田船运业务清淡，素喜闯荡冒险的青团船民纷纷外迁，溯江而上，觅得松阳这块桃源胜境，自是喜出望外，纷纷在松阳溪畔外溪滩逐水结庐定居，鼎盛时青田乡外后裔多达1500多户，还吸引温州、福建、江西、安徽等地客商闻风而来，渐渐地就形成了如今的溪滩路和青田码道。

据说当年西屏南门溪面上停泊的木筏、竹排、舢舨船有千艘之多，真个是樯桅毗连，柴樁密布。青田码道到南直街，客栈、餐馆、货店等五花八门、鳞次栉比，时人称松阳的外溪滩为“松阳的上海滩”。

松阳航运史上最繁荣之时还当属抗战时期，其时，大都市沦陷，饥饷难继，而众多省级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工厂、商企和各地难民，又云集于松阳这个抗战大后方，甌江航线则成了人们生存、生活的供应线，出口的稻米、烟叶、山货顺流而下，通达各地，而外来的洋货、南货、海鲜则逆江而上，转运各方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在这山河破碎、风雨飘摇的岁月里，更多的人伫立溪畔，用焦灼的目光期盼着外来的音书，远方亲人可否安好……

当时码头上埠夫、渡夫、纤夫，分工精细，装卸之余，车马熙攘，人声喧闹。船民们劳作之余，还盛行开展元宵舞龙灯、端午赛龙舟、中元放水灯等民俗活动，俨然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的近代再现。同时电力、汽运、造船、碾米等民生工业也由此登陆滩涂。

再后来，公路运输的发展，渡口改桥的出现，分段拦截河坝修建小水电等，造成了松阳水上航运的日渐式微，雄风不再。但在与青田码道毗邻的白龙垠路、下天妃宫、统捐局、米行、仓库、作坊等建筑遗址上，我们还是能透过这些蛛丝马迹，遥想到往昔松阳航运的繁荣胜景……

回首白龙垠堰坝宛如大体量的力士，用它宽阔的胸怀紧紧地拱着坝下的青田码道，使其免受洪涝灾害。从地理环境细观，青田码道绝对是占尽天时地利，松阳溪的黄金地段。堰坝对岸是松阳地标独山，拔地突兀，葱茏苍翠，坝下外侧是松

条条长龙在运河里穿游。夜间，它们鸣起悠长的汽笛，点亮星星般的灯光，在塘河里闪耀。荻塘北岸，曾经沿途设有驿站的官道，今天则被冠名为318国道。它被新时代拉长了，东起上海，拉长至西藏日喀则市的远方。

你知道荻塘的由来吗？她是缀满艰辛、背负沉重一路走来，走来。古时候，钱塘江洪水凶猛，湖州地势低洼深受其害。太湖南岸菰草弥望，人烟稀少。上游洪水直泻而来，仅几条小溇港来不及泄洪，成片农田村庄变为泽国，人民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。

晋永和年间，殷康任吴兴郡太守，积下了千秋的功德。这位来自河南的官员，布衣芒鞋，带着随从踏遍吴兴调查考察，发现洪灾是平野阻塞，引流不畅。殷长官发动民众开挖横塘，自吴兴城东至南浔百余里，洪水被分流了，流入太湖，流入东海，散作千溪遍万家。

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。因两岸多获草，被命名为荻塘。塘成之日，殷太守站立堤岸抚髯大笑，这笑声传颂了千年，镌入了古城的历史文献。

时光走过了三百年，唐代于頔担任湖州刺史，他来自中原地区，与殷康太守同乡。于长官上任伊始，行遍辖境，体察民情，发现水灾是荻塘年久失修，中途淤塞严重。贞元八年（792），于刺史大规模发动民众修筑荻塘，完缮堤防，列树道侧，溉田千顷。民颂其德，改称“頔塘”。有诗云：“当年于頔刺湖州，曾筑长堤捍逆水。”

岁月流淌。荻塘经受了历代的天灾与战乱，经过无数次的开挖与疏浚。清末民初，各种轮船驶入塘河，掀起的阵阵激浪击淤泥堤。民国十二年，南浔“四象”家族庞莱臣等乡绅发起重修荻塘，官府与民众响应，改泥堤为石帮岸。历时五年，场面壮观，终于施工告成。旧馆老街上的碑亭内，那座石碑密密麻麻记述了修塘工事，乡绅业绩，千秋丰功。

“远近橈声驰水面，东西帆影落村心。”旧时的橈声帆影远去，获水追逐时代大潮悠悠东流。

阴溪波光粼粼，涟漪道道；坝顶是绿植夹道，摇曳绽笑；坝下内壁则是藤萝纷披，草木葳蕤。登顶临溪，沐风浴景，不由使人遥襟甫畅，逸兴遄飞。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遥山皆有情”的佳句脱口吟出。

放眼坝内庞大的区域内，依然保留着高密度、低强度的老城独特空间肌理，保留着农田、水系等田园景观，还保留着原生态的居民生活、邻里关系、社群纽带。这“三保留”在当今的城市扩张发展之路上，真是属于弥足珍贵的稀缺资源，如再不及时抢救，一旦消失它将成为永久的遗憾……

令人遗憾的是，那时，坝下青田码道区内，屋宇密集错杂、破旧危房成片、住房困难户多、基础设施缺失、消防安全隐患凸显、违法建筑突出、小厂废物充斥等城中村、棚户区，与隔壁相对的高楼大厦一比，更显脏乱差杂。这些严重不和谐之音使居民生活质量降低，使县城整体风貌失色，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境地。

机遇是不会遗忘那些时刻准备奋斗的人们！忽闻省城传喜讯，漫卷松江喜欲狂。青田码道区块被省里确定为2018年度棚户区改造计划第一批开工项目。这是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啊！一时间，多少百姓民众在奔走相告，在欢呼雀跃。

现在，行走在松阳这片古老美丽绿色的天地里，你能欣赏到古城建设的风生水起，速度与激情在迸发；你能感受到老街时光的舒缓从容，古韵与时尚在邂逅；你能领略到山水林田的光阴流转，理想与幸福在携手；你也能体验到人生奋斗的艰辛欢乐，青涩与芳华在淬炼……

经过改造后的青田码道，成为明清古街的一张名片。传统生活体验区和自然风情体验区并存：小桥流水，民居幽雅，古建精巧，慢道悠悠，雨丝风片，烟水云山，鸥鹭翥翅，柳浪花雾……

松阴波吟山水诗，松阳人歌田园情。须臾不可以离开的水呵，始终是青田码道变奏曲中永恒的旋律、多彩的音符。

我竭力地放飞着思维的翅膀，扑腾着想象的羽翼，如今随着天后宫、古造船厂、古航运站等历史建筑的整理修缮，开辟航运文化博物馆，形成航运文化休闲中心，融合独山驿站、水文公园等景点，用它宽阔的胸怀紧紧地拱着坝下的青田码道，使其免受洪涝灾害。从地理环境细观，青田码道绝对是占尽天时地利，松阳溪的黄金地段。堰坝对岸是松阳地标独山，拔地突兀，葱茏苍翠，坝下外侧是松